

“诸厥固泄,皆属于下;诸痿喘呕,皆属于上” “诸病附肿,疼酸惊骇,皆属于火”新解

褚 玄 仁

江苏省常熟市七弦河 10 号 202 室, 215500

通讯方式: (0512) 52799230

[摘 要] 《黄帝内经》“病机十九条”将疾病某些类同的证候归纳,以执简驭繁,审证求因,指导辨证。但其文简义奥,间或错讹。对“诸厥固泄,皆属于下;诸痿喘呕,皆属于上”及“诸病附肿,疼酸惊骇,皆属于火”条作了新的解释。

[关键词] 黄帝内经;病机十九条;解释

《黄帝内经》病机十九条的内容十分深广,用以执简驭繁,审证求因,指导辨证论治。但其文辞简奥,义理深博,间或有错讹之处,如“诸热瞀瘛,皆属于火”条,似当在“诸痿喘呕,皆属于上”条之后;“诸痿项强,皆属于湿”条之“湿”字,有人认为是“燥”字之误。有些条文,见仁见智,争议颇多,试作新解,以就正于同道。

1 “诸厥固泄,皆属于下;诸痿喘呕,皆属于上”

王冰注:“下谓下焦,肝肾气也”;“上谓上焦,心肺气也。”^{[1]538}王冰把上、下二字,理解为上、下焦,不合于文理、病理。

病机十九条是以五脏为中心,结合六气病因阐述各种病证发生的机理。上焦、下焦为六腑中三焦的两个部分,厕身其间,显属不类。或谓上焦包含心肺,肝肾隶于下焦,故未尝不可。然考《黄帝内经》三焦属手少阳经,它与手厥阴心包经相连接,似与五脏无直接关联。后世医家把心肺、脾胃、肝肾分别包括在三焦之中,大体系根据三焦是脏腑外的一个大腑——“外腑”而提出的见解,虽说有一定道理,但却只举上、下焦,而将中焦除外,仍不合于理。

再则,“上”、“下”系指位置高低。只有“焦”字,可代指三焦。如《灵枢·五味》:“酸入于胃,其气涩以收,上之两焦弗能出入也。”^{[2]914}文中“上之两焦”指的是中焦与上焦。而指位置高低的上、下两字,则不能用作上焦、下焦的简称。如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云:“热病生于上,清病生于下”^{[1]472};《灵枢·百病始生》云:“清湿袭虚,则病起于下;风雨袭虚,则病起于上。”^{[2]936}这两条文中的上、下两字,恰与本条所指相同。

《黄帝内经》认为,人身为一小天地。《灵枢·邪客》云:“人与天地相应者也。”上半身应天,下半身象地。天为阳,地属阴。其分界线正当脐部,从身后

看,则在腰部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云:“身半以上……天气主之;身半以下……地气主之……半,所谓天枢也。”天枢穴,正当脐两旁。《灵枢·阴阳系日月》:“天为阳,地为阴,……其合于人奈何,……腰以上为阳,腰以下为阴。”^{[2]820}该病机条中所指的上,即“身半以上”或“腰以上”;下即“身半以下”或“腰以下”。它是按阴阳次序排列的,故属下之条居前,而属上之条在后。

从该病机所举病症的病理观之,若合符契,今分别讨论如下。

属下条有“厥、固、泄”三个病证。“厥”,指厥证,与下条之“痿”证相对应。厥证系泛指手足厥冷或甚至突然昏厥不省人事等的病证。以阴气或阳气衰于下部为其主因。《素问·厥论》云:“阳气衰于下,则为寒厥;阴气衰于下,则为热厥。”王冰注:“下,谓足也。”^{[1]250}张景岳云:“下言肾气。”^{[3]370}肾属下焦,与足都在“身半以下”,两说可以共存。

“固”,王冰注:“固,谓禁固也。”^{[1]538}固无禁义,禁亦不含固义,此注不妥。固义为坚,《唐韵》:“固,坚也。”如“固若金汤”。此处是指大便坚硬而引起秘结难解的病症。据《金匱玉函经》载,便坚之病症有三种:一是阳明腑实证,“阳明病,潮热,大便微坚者,可与大承气汤。”^{[4]180}二系脾气约束证,张仲景命之曰“脾约”病。“趺阳脉……浮涩相搏,大便则坚,其脾为约,麻子仁丸主之。”^{[4]183}三为脾虚寒凝的“阴结”病。“脉沉而迟,不能食,身体重,大便反坚,名曰阴结也。”^{[4]159}(引文内三个坚字,宋本《伤寒论》作硬,为避隋文帝杨坚讳而改)可见便坚症以脾胃病为主因。

“泄”,即泄泻。指大便稀溏,次数增多的病证。多数由于饮食生冷不洁之物引起。《素问·风论》:

“食寒则泄。”主要是因脾失健运之常所致。故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:“冷泄、腹胀溏泄,……病本于脾。”

以上两种病证的病机主要属于脾。脾居中焦,其位在脐(腰)之上下,因其性属阴土,故病机归属于下,即“身半以下”。与下焦肝肾几乎无关。即使是后世所谓的“肾泄”,也不能独责之肾,观四神丸方之组成,足以证明与脾虚也有关系。

属上条也是“痿、喘、呕”三个病证。吴崑《黄帝内经素问吴注》:“痿,弱而不用之义”^[5],指“痿证”为是。临床以四肢软弱无力为主症。尤以下肢痿软为多见,故亦称“痿躄”。以肺热伤津为其主因。《素问·痿论》:“五藏以肺热叶焦,发为痿躄”^{[1]247}。

“喘”,即喘证,亦称上气,喘息。临床以呼吸急促为主症,多伴见咳嗽。故《黄帝内经》每喘咳并举。其病理机制多缘肺气失肃所致。《素问·标本病传论》:“肺病喘、咳”^{[1]358};又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:“喘、咳,病本于肺”^{[1]512}。

以上两种病证的病机同属于肺,肺居上焦,其位在“身半以上”。

“呕”,亦称呕吐。指饮食、胃液、胆汁等从胃中上涌、自口而出的病症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有“食则呕”、“呕有苦”、“呕酸”等不同症名,其病因有胃火上冲、胆汁犯胃,木郁克土之异,但总缘胃气失于和降所致。《素问·咳论》有“胃咳之状,咳而呕”^{[1]216};《灵枢·四时气》有“胃气逆则呕苦”^{[2]728}之说,均说明凡是呕吐,总与胃有关。胃居中焦,位在脐之上下,因属阳土,故病机归属于上,亦即“身半以上”。此则与上焦心肺全然无涉。

综上所述,可见该两条病机所列计有六种病证,半数为中焦病,因其位置居中,乃一分为二,胃属阳归之于上,脾属阴分属在下。足证其上下两字,决非指上下焦,而是身之上部与下部。

但是历代注家无不迷信王冰“上谓上焦”、“下谓下焦”之论,而且还把固、泄两种病证增添成为四个病证。如张景岳:“固,前后不通也”、“泄,二阴不固也。”^{[3]370}这两条病机与众不同,为对偶文。“厥固泄”属“下”,“痿喘呕”属“上”是互相对应的,其病症含有相反或相关的意思,其病机亦然。如“厥”与“痿”,其症皆发生于四末,为病位相关。“固”因脾气约束,“喘”乃肺气奔迫;“泄”为肠垢下注,“呕”是胃液上喷。这两对病症则均呈相反表现。其病机之一“下”、“一上”含相反意思更不言自明。可见妄加小便异常病证的不当。

2 “诸病附肿,疼酸惊骇,皆属于火”

张景岳云:“附肿,浮肿也。”^{[3]373}浮肿为水病,不关火热,张景岳之释显然不当。考《黄帝内经》所载的“附肿”其实有两种。一是《素问·水热穴论》的:“附肿者,聚水而生病也。”^{[1]326}这是水湿积聚于肌肤的内科病,亦即景岳所谓的“浮肿”病。二是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的“少阴司天,热淫所胜,……火行其政,……疮疡附肿。”^{[1]512}此属火邪导致血热肉腐的外科痈肿病。也就是病机所指的“附肿”病。两者字同而音义各别,不可不辨。

内科病“附肿”的“附”字,读(fū),同肤。《素问·水热穴论》云:“上下溢于皮肤,故为附肿。”^{[1]326}可证附同肤。其“肿”字,指肌肤浮肿。与病机“诸湿肿满”条之“肿”同义。为浮肿病的简称。

外科病“附肿”之“附”字,当读(fǔ),同腐。《素问·阴阳类论》:“沉为脓附。”王冰注:“脓聚而腐烂也。”^{[1]566}可证附同腐。又《异法方宜论》云:“其民嗜酸而食附”^{[1]81};《风论》云:“荣气热附”^{[1]237}条中之“腑”字,也同为腐字。惜古今字典都失载此义。其“肿”字,则与浮肿之肿同音而词义不同,为痈之古字。《周礼·天官·疡医》云:“疡医掌肿疡。”郑玄注:“肿疡,痈而上生创者。”又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肿,痛也。”《素问·诊要经终论》云:“刺肿摇针”^{[1]95};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云:“热胜则肿”^{[1]34}之“肿”,也都为痈。

从而可知,病机条的“附肿”是“腐肿”,系指痈已化脓者。《素问·长刺节论》云:“治腐肿者,刺腐上,视痈大小深浅刺。”^{[1]286}痈之所以会化脓,乃热极化火致肌肉腐烂之故,故其病机属“火”。《灵枢·痈疽》云:“大热不止,热胜则肉腐,肉腐则为脓……故名曰痈。”^{[3]1026}痈,必伴疼痛,初起不甚,至肉腐化脓时,则极为剧烈,俗称“化脓痛”。酸楚感则仅见于深部脓肿。“惊骇”一症,有人以为是怕人触摸之故,其实是火毒扰心而致行动失常的精神神经症状,为重症痈肿的临床表现。

参考文献

- [1]王冰. 黄帝内经素问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63.
- [2]姚春鹏译. 黄帝内经灵枢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
- [3]张介宾. 类经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0.
- [4]李顺保. 伤寒论版本大全[M]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0.
- [5]吴崑. 黄帝内经素问吴注[M]. 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3: 255.

(收稿日期:2011-12-22;修回日期:2012-05-10)

编辑:李 巍